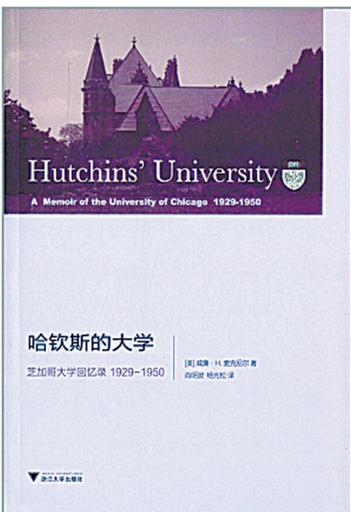


毕业季听大佬们的演讲



《哈钦斯的大学》
作者：(美)威廉·H·麦克尼尔
浙江大学出版社

7月是个毕业的季节。每年在这个时候都会听到和看到很多毕业典礼的演讲。

坦白说，从网上发布的演讲视频片段来看，我要说这些校长的演讲都是陈词滥调，乏善可陈，可能确实有点过分，但是要说有多出色也谈不上，毕竟每年都要准备一次这样的仪式。我有时候心里会忍不住犯嘀咕，他们的演讲稿到底是不是自己写的，还是背后有秘书班子草拟而成，毕竟这样的演讲千篇一律。我还记得当年从上一届毕业生的跳蚤市场上买过一套《大学校长演讲录》的书，如获至宝。读完之后才发现大多数都是套路，真正触动

人心的话语很少，毕竟在那个场合，毕业临别之际，没人把这种仪式性的东西当回事。所以，到我毕业的时候，顺手也把这套书在跳蚤市场上处理给了下一届师弟。

今天的重点不是校长的演讲，在今年众多的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有两位不是校长的演讲者总是被人拿出来比较。一位是中国的诺奖作家莫言，网上能看到的片段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汕头大学的两个片段的演讲。一位是写《中国思想史》三卷本的学者葛兆光的毕业演讲。

在北师大的演讲中，莫言之切切地教育毕业生要学会爱国，因为爱国是立身之本。那个腔调，不知怎么的总让我想起余秋雨。在汕头大学的演讲中，这位文学大师，鼓励大家创新、创业、立大志、考大官、做大事、发大财。但毕竟最终能当上大官、做成大事、发了大财的是极少数人，所以他转而呼吁大家要做个平凡的人，因为“大多数人在普通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踏踏实实地，一丝不苟地认真负责地工作着，这样的人是支撑这个社会宝塔的最坚实的基座”。

坦白而言，这样平庸的演讲真不像一个大师级作家的言论，更像一个商人和成功学大师的演讲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大学2017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上，葛兆光从四十年前他收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开始谈起，他说“北京大学”四个字意味着一种学术上的追求和责任，这种学术不仅要有自由和开放，也要有严谨和规范，更要有非常高的标准和理想。北大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确实常常给学生以荣耀和自信，但他话锋一转说，只有北

大给你的荣耀和自信，并不能成为第一等的学者，“好的大学不可有精英的傲慢，但要有精英的意识，好的学者不能自视为天下第一，却不能没有争天下第一的雄心”。我很喜欢这个走心的毕业典礼致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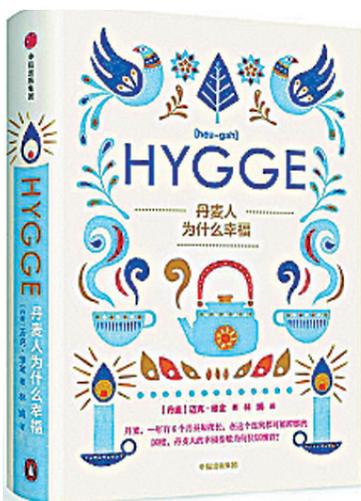
翻阅上传网络的各大学校的毕业演讲，总觉得颇为遗憾。那些大学校长的演讲并不把这种演讲视为他一年工作的重要时刻，他们的言论腔调更像一个官僚，而且是那种丝毫不用思考的官僚，一篇演讲稿可以使用很多年的那种官僚。每年的这种时刻，都让我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一篇著名的大学毕业的演讲。

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回忆录《哈钦斯的大学》中，提到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发表的一篇毕业演讲。芝加哥大学当年以提倡通识教育，用经典巨著做教材闻名天下，培养了一大批精英知识分子。但是他提倡的通识教育模式也受到了很大的抵制，一时陷入苦闷。在1936年的毕业典礼的演讲中，他将这种对时局和历史的忧虑写入了自己的演讲稿：“我不担心你们将来的经济状况，我担心你们将来的道德状况。时间将使你们堕落。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妻子或丈夫、你们的商业和职业伙伴会使你们堕落；你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野心也会使你们堕落。”

在演讲结尾处，他还满怀绝望地告诫毕业生要坚持操守，他说：“相信我，你们以后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接近真理了。”回头看看那个希望毕业生发大财的演讲，就知道哈钦斯说对了。

(思郁)

丹麦人为什么幸福?



《丹麦人为什么幸福》
作者：(丹)迈克·维金
中信出版社

《丹麦人为什么幸福》是一本丹麦人的生活指南，包括了丹麦人的饮食、家具和娱乐活动，也可以当作一本丹麦的旅行手册，更是一本有关丹麦语的词典。

HYGGE源于挪威语的“福祉”一词，现在是属于丹麦人的一个词。去年入选了牛津词典的年度热词。在外国人看来，丹麦语听起来像是嘴里含着热土豆说德语。只有丹麦

人能够理解他们语言的丰富，因为他们有HYGGE。

这个词可以是动词，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有很多的解釋，可以解釋为“制造亲密的艺术”“灵魂深处的舒适”“烦恼尽消”“享受当下”“温暖的相聚”。《丹麦人为什么幸福》的作者迈克·维金更喜欢用“烛光加热巧克力”来释义。然而三分之一的丹麦人认为这个词是无法被翻译的，就像因纽特人说“piegnartoq”——意思是指“适合滑雪橇的厚厚积雪”。人们为什么要创造那些独特而无法翻译的词呢？迈克·维金说，这些词被视为独特文化、特定传统和行为模式的一部分。

迈克·维金在丹麦总部的“幸福研究所”工作。顾名思义，他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什么能让人幸福。HYGGE的秘方中少不了的一个词就是蜡烛。当丹麦人被问到什么最能让他们感觉到幸福的时候，超过85%的人都提到了蜡烛。丹麦语里有个词叫“吹灭蜡烛的人”，引申的涵义就是“扫兴的人”。迈克·维金的办公室里从周一到周五都在办公室里点蜡烛。丹麦这个国家已经连续多年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评选上榜上有名，在联合国发布的四次“世界幸福报告”中，出了一次滑落到第三位外，丹麦每一次都在榜首。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是丹麦是个高福利国家，大学教育免费，18岁以上就可以领生活津贴。医疗免

费，此外还有高额的失业保险。但是也不能因此忽略丹麦人追求幸福的文化基因。

在丹麦人看来，幸福当然包括了吃好喝好——咖啡、巧克力、饼干、蛋糕、糖。但崇尚简约慢生活的丹麦人，认为更美好的一些事物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比如大自然和家人的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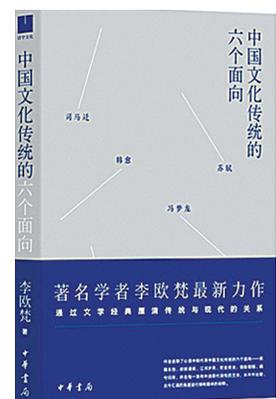
有人说丹麦人工作的地方就像美国动画片《摩登原始人》的片头，一到傍晚5点，办公室的人就都不见了。有孩子的人一般4点就离开了。晚上是属于家人和朋友的。78%的丹麦人会每周聚会一次，欧洲的整体比例是60%。迈克·维金说，花时间和他人一起创造温暖放松的氛围，就像一个美好的拥抱，是包容他人的艺术。社会关系是可以用来评估的。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社会活动的增加可能会产生相当于85000欧元/年的额外生活满意度。“在一起”是幸福丹麦人的一大要义。

HYGGE并非万事皆好。迈克·维金认为一个消极面就是丹麦社会出现了一个严重缺陷：不容易接纳外来人。作为一个外来者，想要快速融入丹麦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要休假去看我的爸爸和他的妻子了，我想我会带块蛋糕去。”迈克·维金这样给这本有关幸福的书收了尾。

(沈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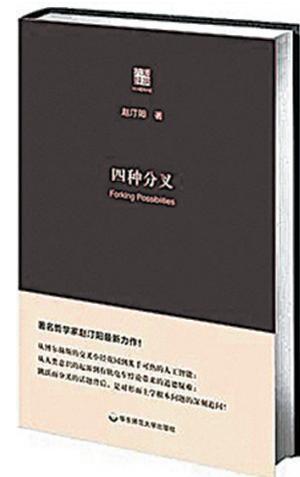
新书上架



《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
作者：李欧梵
版本：活字文化·中华书局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凭借此书斩获了今年的香港书奖。

本书是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实录，读起来浅显易懂，口语化的句子也趣味盎然。作者选择了他心目中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六个面向——英雄本色、政教道统、江河岁月、饮食男女、魑魅魍魉、魂兮归来，并在每一面向中选取一两篇代表性的古今经典文本，从文学、音乐、电影、艺术等角度畅谈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李欧梵打破学科壁垒和中西分界，将项羽与希腊英雄相比较，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说到爱伦·坡的恐怖故事，从老电影的译名再到他所熟悉的鲁迅作品，一切看似不相干的文化传统都被他汇集一处，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受，也启发人们如何从不同文化源流中寻找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四种分叉》
作者：赵汀阳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知名哲学家赵汀阳在提出“天下体系”这一概念后，根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崛起带给人们伦理和生存的困境，再次提出贴合时代的哲学概念——分叉，并试图以此贯通中西哲学在现代科技下的理论思考。

从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花园到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从人类意识的起源到有轨电车悖论带来的道德疑难，跳跃而分叉的话题背后，是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追问。

“万物为什么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自古代以来就萦绕在中西思想家心头。作者渴望重新拾起哲学根本的命题，以当下热销的著作和话题，如《三体》、《人类简史》、电车难题等讨论的未来科技发展趋势和现代伦理悖论入手，从时间、语言、道德、意识这四个维度，对这一古老问题进行了新颖而深刻的见解，从而揭示了存在与非存在、可能性与必然性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学院派技术性的讨论，而更关乎人类生存的独特性、历史性与伦理尊严。

(新京)